

第六回 窺半面銷魂欲死 現全身信筆題詩

詞曰：

既已漏春光，寧不甘身守。權宜持正絕無痕，才是鶯求友。
彤管驟風雲，題得花和柳。准擬烏紗百輛迎，牽盡紅絲偶。

右調《卜算子》

話說趙媽媽以窺壁之日期未定，要守候十餘日，以試驗司空約之心堅與不堅。誰知司空約甘心守候，不生易悔。趙媽媽傳與如子，如子方欣然許見。及至定期相見，司空約已癡癡的守候了十餘日。

到了臨期這一無，司空約起個絕黑早，吃飽了，就遮遮掩掩的閃到趙伯娘家裡來。趙伯娘接著，隨即將他送到草堂西半邊一間堆柴草的廂房裡來坐下。因再三囑付，在內不可聲響。司空約應承了，隨即將所擬下的四個詩題，遞與趙伯娘。趙伯娘接了，忙忙出來，將廂房門鎖上。

此時是六週初間，天氣才熱，池內的荷花都開了。趙伯娘叫人彩了許多來，檢好的，插了一大瓶，供養在草堂之上。自卻假裝做病後新起的模樣，卻在草堂旁邊賞玩。草堂中間卻橫鋪著一條長書案。書案上，一頭卻放著一方大石硯。石硯上，卻斜橫著一塊香墨，石硯旁，卻是一個筆筒、一個水注。筆筒裡，卻豎著三四管毫筆；筆筒旁邊，卻是一條書界尺，壓著七八張箋紙。書案中間，卻是小古銅爐現燒香，案桌上早放下西個茶瓶。一個僕婦，卻在草堂上東半邊靠著前檻的壁間煽爐烹茶。事事俱端正的，只候如姑娘到，卻不見來。因他是自來看病，又不好去催。只等到將近小日中，方才一乘小轎，兩個田夫抬了來。因是一家，直抬到草堂前方才歇下。趙伯娘看見，忙迎到堂前，叫僕婦替他開了轎門，請他出來。

起如子走出轎來，內穿一領半舊半新的白紗衫子，因是來問安，不好穿白，外面卻又罩上一領玄色的花水杉子。下面穿一條素灑線的荷花裙子，卻不為金蓮遮掩，而金蓮之舉，更覺分明。頭上烏雲，盤成金髻，單橫插著一枝碧玉簪兒與一根金柅，其餘珠翠，並不飾裝。望將去，竟是一片空青，走將來，恰似一泓秋水。司空約在廂房隙裡看見，只驚得神魂都斷了，身子將酥了。早聽見趙如子走上堂來，對著伯娘說道：「聞知伯娘飲食違和，三四日前，姪女就要來問候，不期有事耽擱，故來遲了，望伯娘勿罪。」伯娘道：「連日身休偶然有些不爽，也非大病，怎麼又勞你記念來看我。」說罷，就請他在東半邊靠著書案坐下，伯娘就坐在西半邊陪他。僕婦送上茶來，他因是一家人，又不分賓主，又是時來慣的，茶到面前，他也不拱不請，拿起來就吃。僕婦又捧出些果子來，他也不為禮，只檢可口的便吃。

吃了半響茶，方放下茶杯說道：「伯娘雖感天好了，但天氣漸炎，還要保重，也不可十分勞動。」伯娘道：「勞動是不敢勞動，但睡蒞房裡，殊覺悶氣，心下歡喜出來散散，卻愧毫無智識，不能開發。幸今賢姪女來看我，正合我意，何替我閒談閒談，使我心中爽快。」如子笑道：「姪女年紀幼小，曉得甚麼，伯娘反要問我？」伯娘道：「諸事且莫論，只這兩首詩，我看見賢姪女朝夕吟哦不去口，其中若沒些會心的滋味，決不貪戀若此。賢姪女不妨對我說說，使我歡喜。」如子道：「詩之為教，聖賢取其美刺，居六經之一，其中立意甚深，姪女一閨娃，雖曰酷好，如何得知底裡。既伯娘下問，只得竊據所知者而推測之。大都人有喜怒哀樂之七情，皆欲暢遂而不欲閉塞，故此有所感有所觸，不能一一告人，故借吟詠以宣之。吟詠不能遍及，又借筆墨以傳之。此詩之所以為性情所貴也。姪女的性情，幼失父母，又鮮弟兄，其不能暢遂而閉塞為何如？況孤獨一身，凡有感觸，又無人可告，若不於長吟短句中發洩其一二，則此喜怒哀樂之七情，不幾枯死耶？故姪女於朝夕間吟詠不釋者，非博名高，不過欲救活此七情耳。」伯娘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但不知賢姪女今日的七情，還是死的，還是活的，可要救救？」如子聽了，不禁也笑將起來，道：「姪女的性情，今正在半生半死之際，伯娘若有意垂憐，替姪女救救也好。」伯娘又笑道：「我心雖要救你，卻恨無妙藥，今喜得半月前有一個少年過客在此借宿，他想是害了姪女之病，口裡不住聲的吟哦，臨去匆匆，卻遺下一個题目的藥方在此。我老身不在行，不知好與下好，賢姪女可看看，若不大俗，可發興題他見句與我老身看看，豁豁我的心眼，也不辜負你來看我一番。」如子道：「题目在那裡？」伯娘遂在銅界尺壓的箋紙下取了出來，遞與如子看了。見一個是：「落日池上酌」，一個是：「清風松下來」，一個是：「荷風送香氣」，一個是：「竹露滴清響」，懼是賦體。如子看完，十分驚喜道：「此詩人美題也，又合時宜，只得要奉伯娘之命了。」遂移過筆硯來，就有個要題詩之意。伯娘忙止住道：「且慢，吾聽見人說，李白《清平》，出之醉後；張旭露頂，方傳草聖，豈有個香奩生韻，彤管構思，而無一厄潤潤筆墨之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僕婦早拿出一盤家常的果品肴饌來擺在案上，又一個僕婦便斟一杯香醪奉上，又斟一杯與伯娘相陪。

如子雖按杯在手，微微而飲，因屬意在詩上，便不甚說話。飲不到兩三杯，胸中詩興發作，便推開了面前爐香等物，取過一幅長箋來，鋪在案上。忙舒纖指，磨起墨來，提起筆來，輕輕揮灑。有時兔起，有時鵲落，有時停毫而注想，有時潑墨而縱橫，有時得佳句喜而銜杯，有時搜枯腸定而擱筆，題詩之幽情俊態，無不堪畫堪描。伯娘坐在旁邊細細觀看，見他風流百出，還打帳催熱酒來助他之興，早見他喜孜孜放下筆，對伯娘說道：「幸不辱命。」伯娘見了大喜，因說：「賢姪女題詩，怎這等敏捷。可借你伯娘是個土木偶人，全不知味，空費了一番心想。說便這等說，你既為我做了，也須朗誦一遍與我聽聽，住我病體霍然，也不枉了賢姪女來看我一番。」如子四詩做得得意，正要吟詠一番，宜暢其妙。恰值伯娘叫他朗誦，正合其心，遂取起詩箋來，先念題目後念詩，念一句，就解一句，直將詩意之微妙都解將出來，連伯娘聽了也有眉歡眼笑，以為精妙入神。

如子正要高談闊論，使人傾聽，此時六月，不期一陣狂風吹起一天黑雲，欲做大雨之意。兩個抬轎的田夫忙忙進來催道：「天要下大雨了，快快回去罷！再遲了，便走不及要住下了。」如子聽了，便立起身來看看天，道：「這兩只在頃刻了，伯娘，只好再來看你了。」伯娘恐怕留下他遇著雨許多不便，只得聽他慌慌張張上轎而去。正是：

病裝邀至誰人力，雨意催歸都是天。

若不鸞鸞還轉轉，安能成就好姻緣。

如子去後，趙伯娘方開鎖放了司空約出來。司空約走到草堂上，一聲不做，先深深的向著趙伯娘大拜了四拜。趙伯娘忙叫僕婦

來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司空約道：「我司空約虛生了十九歲，無一日一時不思量美人與才女，卻不曾見一個不涂脂粉之佳人與一個拿得起筆來的才女，每每歎沉魚落雁俱是謊說；詠雪題蕉無非虛言。若非老親母今日開恩，使我鑿東壁而窺，那裡得知人世上原有如此之美人，這般之才女。今日雖死，也不為虛生了。」趙伯娘聽了，就讓到如子坐在位上坐下，笑說道：「相公一個大貴人，怎說些小家子話。今日舍姪女雖看得分明了，只怕詩是遠聽，還不仔細，幸得方才慌張而去，詩稿忘在案上，相公可再細看看，果是如何？」司空約道：「詩稿我見令姪女卷在手中，只道他帶去了，正要托老親母暗暗抄來，不期遺忘在案頭，真快事也！」忙忙取過來，再細細一看，只見第一首是

賦得落日池上酌

影轉炎才去，萍開風早來。
思涼先到酒，手滑已擎杯。
水氣夕如動，荷香晚更催。
快心深淺酌，未使玉山頹。

第二首是

賦得清風松下來

蒼陰聊偃息，涼氣正颼颼。
觸耳帶濤意，拂衣飄翠思。
阻枝吹欲斷，隔葉到何遲。
起立就高枕，炎煩了不知。

第三首是

賦得荷風送香氣

忽從萍末起，悄悄竊蓮心。
投魚宛知己，遺芬如惠音。
襲人情不淺，撲鼻意何深。
只恐南薰息，池空沒處尋。

第四首是

賦得竹露滴清響

夜氣濕蒼翠，滿林垂綠珠。
凝枝停木鐸，漏鐸咽銅壺。
冷韻嫌泉急，閒聲厭雨粗。
此君天籟靜，聽有宜如無。

司空約看完了又看，直喜得滿臉笑卻堆將下來道：「古人相傳才女之侍，不過一句一聯而已。從未見賜體之詩，頃刻之間竟做了三四首者，且無一字不香不豔，不切於題，誠詩人中之大匠也。怎叫人不敬之愛之而癡心妄想也！」此時，案上肴核尚未收去，趙伯娘因叫人送上酒來，道：「大相公若不嫌殘，請飲一杯，賞賞四詩何如？」司空約接了酒道：「仙人餘瀝，勝似瓊漿，分明愛我，何敢嫌殘。」一飲而乾，僕婦斟上，又飲而乾。於是，看看詩又吃，吃了又看，一霎時就是十數杯，宣吃得薰薰然。忍不住，又出席向趙伯娘一跪，道：「我晚生有一句不知進退之言，要求老親母垂聽，不知可敢上告。」趙伯娘忙扶他起來，請他坐下，道：「既已相知，相公有話，不妨直說。」司空約道：「我晚生雖年幼不才，卻愛才有如性命，一向無人，尚奔馳四海去訪求。今既見了令姪女西子復生之仙貌，杜陵再世之美才，生也於此，死也於此，斷不他圖矣。不知老親母可肯垂憐，將紅絲一係？」趙伯娘道：「相公貴介，舍姪女村姑，若欲再作浣紗之遇，亦有何難。只可惜相公說遲了，舍姪女已有所許矣。」司空約聽了不信道：「那有此事，這是老親母明明拒絕我了。」趙伯娘道：「我若要拒絕相公，為何今日又裝病哄他來與相公偷看？」司空約聽了，方吃驚道：「正是呀！若果許了人，我司空約就是死了！」遂驚慌半晌，又說道：「這且慢論，且請問老親母，令姪女既有所許，所許的卻是何人？」趙伯娘道：「這事連我也不知道，只因前日與舍姪女閒坐，勸他早早嫁人，他說：『不消伯娘費心，我已許與人家了。』我問他：『許與甚麼人家？』他說：『不是村中人家，說出來伯娘也不認得。此時且不消說，後來自然知道。』我又問他『人家不說也罷了，且說是那個的媒人。』他說：『媒人不是人，卻是兩首詩。』我又問他：『兩首詩如何做得媒？』他說：『一首原唱，隱隱求我；我一首和詩，明明許他，豈非媒人。』我又問：『詩既如此唱和分明，想是會過面了。』他說：『一男一女，婚姻尚未結成。如何見面？』我又問他：『既未見面，又無媒灼通言，那裡去行財行聘？那裡去問姻期？此乃渺茫之事，如何認真？』他說：『婚則我又有詩訂了道：金榜若標郎姓字，自然花燭洞房春。』」司空約聽見趙伯娘所說，皆是他心窩之事。真喜得眉歡眼笑，手舞足蹈。因又問道：「老親母所傳說的令姪女這些話，果是真麼？」趙伯娘道：「若不真，我那裡得知。」司空約聽說是真，更加歡喜，因又問道：「老親母可知這題原唱的詩人是那個？」趙伯娘道：「舍姪女以婚事雖暗約，尚未明揚，不曾說出其人，我怎麼先知？」司空約笑說道：「這個人，老親母不知，我晚生到先知道了。」趙伯娘笑道：「這個未必，莫要哄我。」司空約道：「凡事正要求老親母周旋，焉敢哄騙。」趙伯娘道：「既不哄騙，你就說這個人是誰？」司空約道：「不是別人，就是我晚生。」趙伯娘聽了吃驚道：「怎麼到是相公？」司空約道：「令姪女這首和詩，現在我處，怎麼不是我。」趙伯娘聽了又驚又喜道：「和詩既在你家，為何不早認？」司空約道：「和詩雖在我家，只道出之他人，焉敢妄認。今據老親母說的原唱與和詩緊緊相對，方知和詩正是他，原唱正是我。老親母若不信，待我細細念與親母聽一聽，方知是實。」因高高先念出來《求美》的原唱來。念完了，又將他伏韻奉和的也朗朗的念了一遍。趙伯娘聽得分明，不勝歡喜道：「這等看來，果是一痕也不差。相公，恭喜了！」司空約道：「是便是了，但俱是詩中無端的意，竟未曾有意一言，況我之原唱，雖是求美，卻是泛論，未嘗深深注意於他，他的和詩『西子有村』雖明明指點，卻出之偶然，焉敢以為實據。今幸蒙老親母無心中說出令姪女許可之高情，我晚生在春夢中方有所感悟。然細細想來，他之高情與我之感悟，俱屬空懸，無一實際，不知老親母可能發一慈悲，將兩地苦衷，尋個巧機道破，使他知我之至誠，令我受他之垂愛，多端的歸於一定，豈不彼此俱有個著落。」趙伯娘聽了，連連搖頭道：「這個斷使不得。」司空約因問道：「為何使不得？」趙伯娘道：「相公，你不知我那姪女兒

的性情最難捉摸。縱是多情，必須持正。他正在相公面上和詩可許，雖不無君子好逑之思，然未見其人，卻非私意。我老身若於其中妄添口舌，巧弄機關，倘被他慧心察出，不獨向後無增，只怕轉要於前有損。」司空約聽了吃驚道：「晚生短見，若非老親母提醒，幾乎做出。」沉吟了半響，因又說道：「據他金榜洞房之詩，諄諄勉勵，敢不努力而前！但思秋春兩闌，一去經年，漸疏漸遠，倘此中之高材捷足，又生他變，教我如何放得心下？」趙伯娘道：「此事相公但請放心，我姪女兒做事認真，一言訴來毫釐不苟。若無堅忍力量，他父母亡過久矣，一個十餘歲女兒，且莫說他治家之才日有所增，只就讀書而言，若操三歇五，不終始如一，安能至此。至於婚姻一道，他既心上有人，焉肯變而苟就，豈至今日？相公只管放心，努力功名，遂他之望，其餘都在我老身身上。相公若再不放心，可題詩一首，將心中所疑細細寫出，交付老身，等相公去後，倘有風吹草動，我便悄悄送與他看可也。」司空約聽了，不勝歡喜。道：「老親母所教，言言金石，敢不如命。」因取過筆硯，磨起墨來，題詩一首：

求美常愁美不知，何期流入俏詩脾。

題雖黑黑八行字，已是紅紅一縷絲。

唱出鬼神先遣也，和來天地實聞之。

好將百輛安排定，少待烏紗御不遲。

司空約寫完，雙手送與趙伯娘道：「晚生心事，盡於此詩，求老親母取巧呈於今姪女一覽，則感恩無盡矣。」趙媽媽接了道：「這都在我，相公不消慮得。今秋闈甚近，只消努力功名，令婚姻早遂，也可完佳人才子相逢之一案。」司空約聽了，不勝之喜，見有酒，又放量飲了數杯。此時下過一陣雨，天已晴了，遂起身謝別。趙媽媽道：「此時正在嫌疑之際，我老身也不敢強留。」遂送司空約出門而去。有分教：心上人無夢，路旁目有情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宛如約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